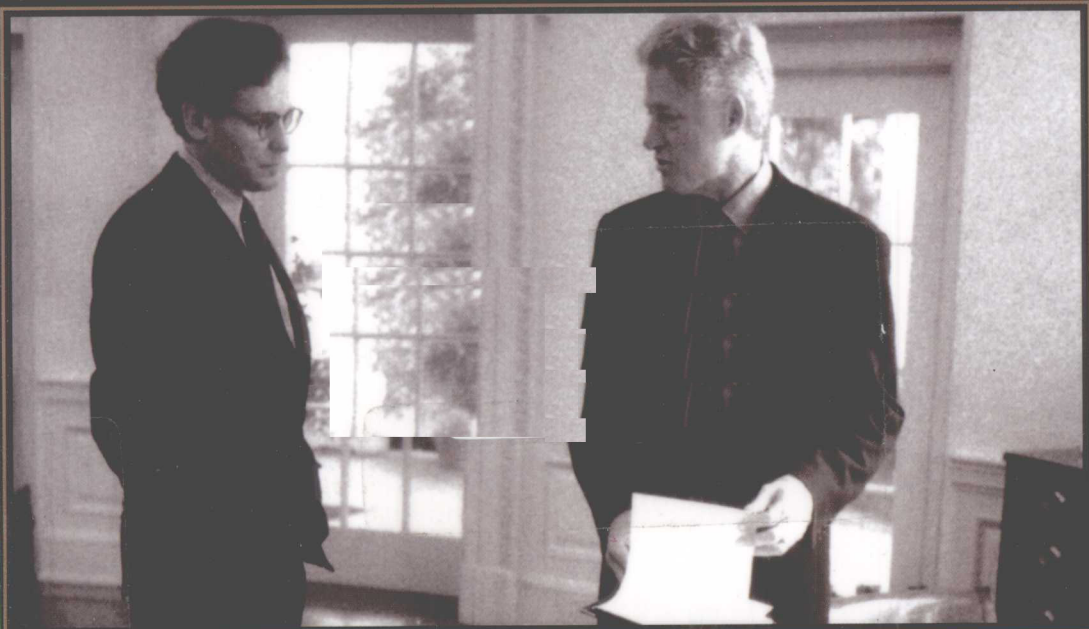




克林顿战争

The Clinton Wars



【美】西德尼·布朗门托尔◎著 蒋显璟◎译

東方出版社



克林顿战争

The Clinton Wars



【美】西德尼·布朗门托尔◎著 蒋显璟◎译

東方出版社

策 划:杨松岩
责任编辑:柏裕江 张双子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林顿战争/[美]西德尼·布朗门托尔 著;蒋显璟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2

ISBN 978-7-5060-3340-4

I. 克… II. ①布…②蒋… III. 克林顿,B.(1947~)-生平事迹
IV. 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446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FSG)
通过 BIG APPLE TUTTLE-MORI 授权东方出版社独家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4-5499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68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45.25 插页:8
字数:715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060-3340-4 定价:6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挑战旧秩序	(1)
第二章	严阵以待	(42)
第三章	第一滴血	(102)
第四章	克林顿的战略攻势	(121)
第五章	希拉里四面楚歌	(146)
第六章	一场政治教育	(171)
第七章	加那利矿	(209)
第八章	在西翼办公厅里	(231)
第九章	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	(267)
第十章	一月里的七天	(287)
第十一章	独立检察官办公室	(343)
第十二章	女巫统治	(391)
第十三章	公开审判	(449)
第十四章	21 世纪	(573)
第十五章	纽约心态	(613)
第十六章	偷来的继任权	(635)
第十七章	光阴之沙漏	(698)
第十八章	美国的冲突	(711)

第一章

挑战旧秩序

I

比尔·克林顿就任总统只有几星期，还不到著名的一百天的一半。自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的“新政”推出以来，所有的总统都凭这一百天的业绩被早做评判。罗斯福号召：“行动、行动、更多行动。”现在是1993年3月，而六年之后，克林顿总统就要到海德庄园来了。

我早早就到了，因为我想在罗斯福的总统图书馆里漫步，体验一下氛围，要是迟了的话，嘈杂的随从人员就会蜂拥而至了。通常，陪伴总统出行的记者们根本没有场合感。媒体既无处不在，又漫不经心。马戏团的杂技演员在搭帐篷时对自己所在的场地会了解更多。我进入白宫的通行证表明我代表《纽约客》杂志，使我得以很快通过了本地警察的验证点和特务机构的哨兵。他们为新总统所拉开的警戒线使这块土地变得像个圣所，没有游客挡道，连搜索发黄档案的零星学者也不在场碍事。

寒冷的灰色天空没有给横亘于大街和单层楼图书馆之间的草坪投下阴影。我独自走过陈列品前面，无人干扰。罗斯福的一生就囊括在那里了。儿时的罗斯福无忧无虑的瘦长铜像悠闲地仰躺着。竞选徽章与横幅追溯了他从纽约州议会到1944年最后一次的总统竞选。在屋角陈列着1939年爱因斯坦写给罗斯福的一封实事求是的打印函，敦促他抢在纳粹之前研制出一枚原子弹来。陈列在古旧橡木柜中的物品就像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骨头一般。这些支离破碎的遗物无声地暗示着这位乡绅所激起的热情、仇恨和动荡。他经常在宁静的哈德逊峡谷庄园里运筹帷幄，处理着纷繁的国家政事。从开头到结尾，一排排的文物摆放得井然有序，展示了

从乡村少年到世界政治家的罗斯福一生事迹：藏在玻璃柜中的历史。他的事迹被反复灌输给我们，就好像是被预言过一般。每一章都能完全看懂，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转折关头，包括总统在战争反败为胜前夕、死于1945年复活节将临时那一章，与林肯的死不无二致。通过我们父母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生活回顾起他的事迹，几乎每个家庭都记忆犹新。

但对于那些亲身承担责任者来说，这位美国总统的事迹就像条没有照明的通道，而逝者的鬼魂也缄默无语。他们的沉默是个虚假的信号，似乎说往事若非更简单，至少对那些亲历其事者来说，更为明白易懂。罗斯福与他身边的人，甚至连那些属于他“智囊团”、被人认为无所不晓的人，都不能预言即将包围他们的风暴。不管他们的计谋多么大胆，都要不断被打乱，要重新策划。总统与他的谋臣都预料不到每个转折，也不能预知每个可能突然出现的危险障碍。他们往往预测不到自己计划的后果如何。他们将面临什么命运，通过什么预谋达到目的，他们也说不好。很容易把过去想象为一篇史诗，就如天衣无缝地编辑好、速度不疾不徐的一部影片一样。但要想象亲身经历的历史却很困难。不管一个人对未来会有怎样生动鲜明的幻想，真实的未来却总是笼罩在晦涩的迷雾中。

我走过罗斯福气势恢弘地向欢呼的人群招手的黑白照片时，都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突然间，四处灯光闪耀，警笛长鸣，黑色汽车响着喇叭瞬间而至。助手和记者们拥挤着跳下车，落地快跑，就像一支部队登陆滩头阵地一样。现时在侵犯着过去的领地。

我在图书馆里混杂在翘首盼望的信托人和要人中。图书馆馆长威廉·范登·霍伊维尔是罗伯特·弗·肯尼迪的前助手、前任大使、罗斯福长明灯的看守人，珍惜地打开了一本像古登堡圣经那么大的登记本，页码是小牛皮做的。这是一本珍稀的来宾登记簿：他翻到温斯顿·丘吉尔的签名，随后又翻到林登·约翰逊的签名。

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之间的友谊是赢得二战胜利的大同盟的核心。它巩固了英美“特殊关系”，这关系是西方同盟持久的基础，使之度过了冷战。自那时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要扮演罗斯福所确立的角色。克林顿也会有这种“特殊关系”吗？而现在冷战已经结束，这一关系的意义又何在呢？

如果说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关系是堂兄弟的关系，那么罗斯福与约翰

逊的关系就是“父子”关系了，而约翰逊也正是把罗斯福称作“老爹”的。来自德州的这个瘦长身材的国会议员是热切推行“新政”者，认为自己的总统任期就是完成他政治之父的使命，其最终的实现就是伟大的社会。但是约翰逊的总统生涯破灭，为下一代人留下了未竟的事业。克林顿会如何利用这笔遗产呢？贵宾登记簿已经翻开，好让比尔·克林顿签上他的大名。

克林顿总统从外部带来了一阵凉爽的清风。他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下巴突出，长着灰绿色的双眼，面色红润，四肢修长灵活。一屋子人就数克林顿最帅气，他几乎始终是这样的。他平易近人，言谈敏捷。然而在罗斯福家中四处走动着的一位新当选的民主党总统，这件怪异的事让年龄更长的遗产信托人十分惊诧。突然间，海德庄园图书馆让人感觉不像哈佛的皮博第博物馆了（Peabody Museum）。尘埃飞扬起来了，钉在墙上的展品似乎想要挪动了，过去不再静止不动了。最终人们会以新的视角来看待这次事件的。但没人知道会是怎样的视角。

1987年新年除夕将临时，我去了南加州希尔顿海德，去参加当时鲜有人知的被称为文艺复兴周末的聚会，与会者有几百人，多数是南方人。那里几乎每人都在某个委员会任职，这些委员会的政治、文化或宗教性质各不相同。我的朋友们向我建议，要去参加这次周末聚会的话，应该设法见见一位同代人，即41岁的阿肯色州州长。我当时是《华盛顿邮报》国家级职员中一名撰稿人。

克林顿和我坐在冬日的太阳里眯缝着眼睛，就他想成为全国知名人物的抱负聊了一个小时。他就是不知道怎样实现这个抱负。出了阿肯色州，他就没有什么名气了，得到人们承认的希望也很微小。当然，各州州长倒是认识他，但对一般公众来说，他还是无名之辈。我以为他对一个刚见面的人就大谈他的抱负，似乎太直白了一点。他属于上升的明星之辈，什么不利的事都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政客身上的能不一定就等于质，也不一定等于光速。更大的州的州长和议员往往被报纸专栏作家捧为未来的总统，却都经常消逝得无影无踪。离民主党初选还有六周，克林顿却连候选人都还不是。政治评论聚焦在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获胜的可能性上。克林顿只在外围，但他正在摸索遥远未来的起跑门（赛马用语）。然而，在他与我的谈话中，他明白自己正在这样一个

时刻冒险：政治局面在改观，尤其是因为媒体的作用在改变着，它令人不安地抹掉了公开生活与私生活的区别。已经有两名潜在的民主党候选人加利·哈特与约瑟夫·比登被敌意日增的媒体逼出了竞选运动。记者们把哈特排除在外，他们很有道理地认为他绯闻缠身。在一次人头攒动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问他是否犯了通奸罪。保护政客不受人刺探私人行为的无形障碍被排除了，这些行为本来对公众没有影响，也不会现形的。隔热层去掉后，哈特被焚烧成灰了。比登的罪孽是他用想象的花哨修辞吹嘘他家族的坚忍负重，从遥远的过去开始，这就一直是候选人用的一条伎俩，与吹嘘自己的爱国主义一样司空见惯。可他是剽窃了一位英国政客的原话。刺眼的媒体灯光一夜间吓退了他的财政赞助者和竞选班子。因为他老套的煽情雄辩术，比登被羞辱得推出竞选，被认为是个吹牛客和剽窃者。

尽管他们的具体情况各异，但哈特与比登事件都表明，权利转移了。远在选民进入总统竞选程序之前，媒体就改变了他们的不成文法规。一家报纸或一家电视台爆出的一条新闻迅速蔓延，成为媒体新闻编辑室所欢呼的“爆冷门”消息。名声卓著的新闻机构本来瞧不起性丑闻，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报道性丑闻辩护，说它们是无法忽视的现实的一部分。报界在审查政客的豪言壮语时，有理由更为独立，原因还不止于此。在新的游戏中，政客推销自我的努力被视为对媒体自我宣布的特权的挑战。

1987年冬，克林顿在文艺复兴周末登上讲台，做了约半小时的即兴演说，阐明他决定不参加即将来临的总统竞选。克林顿在同一时间里既作为他那一代人的一员，又作为一个完全投身政治的政客来解释自己的想法。政治显然是他的天职——他的思想、情感和说话方式都表明这一点。41岁的他为竞选总统职务的念头感到兴奋不已，但又没准备好踏入未知领地。他大声地表达自己的担忧，不知道公开生活与私生活的区别被抹杀掉意味着什么。即使在表达他举棋不定的踌躇心态时，他都在把听众卷入他自己的戏剧中，寻求他们的希望与焦虑的支持。他们都情不自禁地为他的命运担忧。后来他选拔了他们中几位在他政府中任职。

随后，就群龙无首的民主党的命运，进行了一场热烈的争论。这个党还滞留在里根时代。在这场热烈争论中，一位棕发披肩、戴着厚眼镜的妇女站起来了。她就是39岁的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她说话深思熟

虑、一针见血。她的思想逻辑性很强。她语气强烈但很镇静。她提到了丈夫刚说的话,并为他散漫的言谈提供了钢铁支架。不管谈到什么话题,希拉里都能使事态转为对比尔有利。这里的问题就是比尔本人。当正式发言结束后,比尔和希拉里相隔几码之遙站着,跟几群不同的人继续讨论,但他们还是一个团队。

次日,我注意到克林顿胳膊下夹着一本书,里面塞满了文件,在自助午餐会上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那本书是威廉·朱利乌斯·威尔逊写的《真正的穷人:内城、下层阶级与公共政策》。这是对就业减少和福利原因的再思考。书着重讨论了美国城市非工业化如何使得那里的黑人在结构上被排除出就业。克林顿和我谈了威尔逊的政策研究方法与他人的对比。在跟他接触了几天后,我最初的印象是,他是个急于上进的年轻人。随后这个印象有了转变和深化。不错,他是有抱负,但他所拥有的还不止于这一基本素质。他是个具有个人魅力但太过健谈的演说家,对公共政策的奥秘驾轻就熟。他那位令人叹服的妻子本人就是一股强大势力。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政治世界里,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矛盾心理,并暗示自己有些个人的难处。在这一切下面潜藏着的就是他的决心,要使共和党时代结束,要改变政治格局。

现在是1993年,在海德庄园,克林顿总统发现了我,招手叫我去。他要我陪伴他参观罗斯福图书馆。在他身后跟随着一群人,代表了民主党的各个方面——詹姆士·罗斯福,即罗斯福的孙子;小罗伯特·弗·肯尼迪,他是哈德逊河谷里的一位律师;还有纽约的丹尼尔·帕特里克·摩伊尼汉。他用自己那无法模仿的抑扬顿挫的韵律阐释了他就在罗斯福图书馆写博士论文的事,是关于罗斯福在缅因河岸坎坡贝罗岛度假的往事,以及关于罗斯福在一战中担任海军助理秘书的事迹。

克林顿朝着罗斯福的办公桌径直走过去,那张桌子本来是放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现在摆放在展品的中间。克林顿缓缓地绕着桌子走了一圈。这张桌子要比肯尼迪总统用过的19世纪硕大的办公桌要小。后者是用“决心号”英国皇家海军舰艇的木料造的。克林顿也选择用肯尼迪用过的办公桌。就在这张办公桌后面,罗斯福牢稳地把烟斗固定在一个角度上,跟记者们举办过谈笑风生的招待会。没有一位记者报道或拍摄过他坐的轮椅。

克林顿与他的随从们蜂拥着走上图书馆后面的小山,向高大的官邸走去。这座房子中的房间保留着20世纪40年代的风格。在那里罗斯福与哈利·霍普金斯和亨利·摩根陶商谈过大事,他妻子艾莉诺也在那里向他指出过某些需要他特别注意的社会问题。克林顿在每间屋子里都逗留甚久,深深地留意罗斯福一生中的每一个阶段。他站在罗斯福之父詹姆士的画像前,他与少妻莎拉·德拉诺生下唯一的爱子时已是五十多岁了。在少年罗斯福住过的房间墙上还挂着他读过的那本《美国独立宣言》和一面哈佛红色锦旗。克林顿跳进了那个用绳索操作的小升降电梯,是罗斯福得了麻痹症之后安装的。电梯运行还很好。在第二层的远端是罗斯福老待在里面的斯巴达房,可以俯瞰哈德逊河。木制轮椅还在里面。到了户外,克林顿在白色的大理石坟墓上献了一枝红玫瑰,墓上刻着下面几行字:“富兰克林·德·罗斯福,下层为艾莉诺·罗斯福。”克林顿在寒冷中肃立了片刻。

一位助手和气但坚定地提醒他时间有限。动荡世界在拖着走,首先是当地的一家中学一群嘈杂的学生在等着他。克林顿在凝视着坟墓时轻声说道:“多么宁静啊。”他心中充满了计划:人人保健、减少联邦赤字、为教育和环境投资、削减犯罪率、改造福利系统,结束种族歧视,都是上任之初的当务之急。2月17日,克林顿告诉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我相信政府应该干更多事。”他反复引用罗斯福的号召“大胆、坚持不懈的试验”。这些话一说出,从1980年以来,甚至从1968年以来的那一套陈旧熟悉的政治局面开始瓦解了,因为这些话驳斥了里根主义的中心信条:“政府就是问题所在”。但危及的不仅是原则。每一种势力的残余,从联邦采购合同到白宫邀请,都被触动了。

在他对海德庄园的造访中,克林顿寻求把自己的创新与罗斯福精神等同起来。克林顿亲眼目睹了罗斯福的遗物,现在可以把目光投向前方的道路了。离开海德庄园时,他对我说道:“我属于这里。”

II

1993年1月,克林顿夫妇乔迁白宫伊始,他们就下令把罗斯福与杜鲁门的画像挂在显眼之处。但画像没被挂到位。再次传达了给员工的指令。只是在过了一个月并再次敦促后,命令才得以执行。某些白宫职员

似乎对前任的白宫主人怀着阶级的敬意。从他们的上层一下层角度来看,贵族正被不知高低的外来者所取代。他们对克林顿夫妇的嫌恶之大,几乎就像那个恶棍安德鲁·杰克逊要搬进白宫一样。他们觉得这是场入侵与占领。把罗斯福与杜鲁门画像挂在克林顿夫妇想挂的地方象征性地标志着这一任总统与以往不同。

白宫老职员对克林顿夫妇入侵的抵制,是一种反应的冲动。挂起很久以前总统的画像来,显得像是不引人注意的小姿态,但白宫的顽固保守派职员明白,其实并非如此。这不仅仅是党派的问题,虽然确实是党派之见,也不仅仅是个阶级问题,虽然也牵涉到一点阶级。归根结底,罗斯福要比布什出身于更高的贵族家庭,更别说里根了。问题的实质就是,总统职务正在被改革。

就职后十天,总统与第一夫人首次乘坐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一号”飞往戴维营,即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丁山脉中的总统度假地。他们的客人有新任命的内阁成员和资深白宫职员。在别墅用过晚宴后,大家都聚集一起讨论。关于新一届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包括迫在眉睫的预算与经济问题的讨论,很快就转到如何向公众解释这些问题的讨论去了。随后又转向讨论怎样介绍克林顿的总统任期。它的主题有哪些?它的叙述脉络是什么?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克林顿说到了“逆流而上”,这是个关于改革的比喻,暗示改革即使不是不自然的话,也会是很难办的。他也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没有理想的民族会灭亡。”现在希拉里简要地回顾了克林顿当阿肯色州州长的生涯,当时他企图在第一任内干太多事,因此在第二次竞选时败北了。但是他接受了教训,继续参加下一次竞选,把一切都赢回来了,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她几乎像是预言轮回的周期。但她想说的还不止那一点,她还想到克林顿的毅力。她和比尔知道怎样在动乱中斗争。亮出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就像是在五金店炫耀储藏箱一样。还必须讲述一个故事,找到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二战后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长大的那一代男女也许会以为美国世纪自由主义的高潮永不会退。在他们成长的年代里,他们被灌输了乐观的概念,以为改良是不可避免的,而他们日益高涨的期望也就是随后理想幻灭的重要原因。罗斯福四次竞选得胜,确立了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人们觉得艾森豪威尔夹在两任民主党总统之间的任期只不过是徘徊等

待时期。他是典型的保守派,而他所要保守的就是新政——巴利·戈德华特后来称之为“一毛钱小店新政”。艾森豪威尔的助手们努力塑造他们称之为“现代共和主义”的东西,但这只是一句空话。正如肯尼迪所说,该让美国再次前进了。1963年,少年克林顿在玫瑰园与肯尼迪总统握手时,自由主义再次兴盛,1964年,林登·约翰逊以压倒多数竞选获胜,作为常规智慧的自由主义似乎被批准了;人们觉得它是翻滚不息的未来浪潮。

搬进白宫跟走上舞台不是一回事。礼仪司可以告知总统怎样在外交接待室欢迎来访的国家元首,但除此之外就没别的了。没有写好的台词脚本。宪法规定的总统职务只列出了最基本的职能。怎样行使总统职能,要不要扩大总统职能,都由在任总统决定,但他并不能随心所欲。

在海德庄园,克林顿注意到罗斯福的衣物还挂在他房间里,他的鞋子排列整齐,擦得锃亮。他纳闷:“那些还是他的衣物吗?”罗斯福的政治衣物被重新裁剪,以适合他身后的每一代新民主党人。连共和党人都受他的荫庇。罗纳德·里根尤其如此。

里根曾经是个左翼民主党人,他在自传中称自己为“几乎患了血友病的自由主义者”。在招待好莱坞明星的聚会上,他模仿罗斯福演讲,使客人乐不可支。虽然他把罗斯福的政治颠倒过来了,但还是对罗斯福有几分依恋。他的背景——一个小镇上好酒贪杯的一位爱尔兰民主党人的儿子,幸亏公共工程局给了他父亲一份工作,才免于在大萧条中饿死。这一背景是北方少数族裔选民——里根派民主党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1980年里根在共和党大会上发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大量地引用了罗斯福的话,并宣布“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1982年,在罗斯福百岁生日上,里根在白宫举办了一场盛大午宴纪念罗斯福,邀请了从罗斯福到吉米·卡特的总统助手赴宴。里根的乐观主义仍然是企图附和罗斯福的乐观主义。他在祝酒辞中说道:“幸福的日子万年长。”卡特总统拒绝批准建立罗斯福纪念馆的拨款,但里根却急切地签署了这份法案,尽管他同时又试图埋葬罗斯福的政治遗产。

1980年,正逢里根竞选总统获胜,这场胜利一劳永逸地粉碎了新政选举联盟。阿肯色州的年轻州长在民主党大会上发言。克林顿说道:“这个大会上似乎每个人都引用了罗斯福的语录,在共和党大会上有一

半人引用了罗斯福的语录。谁都可以引用他的话,但断章取义地引用没什么意义。”

他相信,在克林顿总统领导下,民主党的进步传统必须新的基础上再创造。这样做就不仅仅必须重新制定政府法规与规章。没人能够声称,自由主义是个符合逻辑的选择,然后兴致勃勃地干下去,就好像多数美国人民同意他的观点一样。克林顿认识到必须重新塑造总统角色,更新政府自身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被刺杀总统的噩梦、种族暴力、越战,也被保守派运动协调一致的反政府活动搞得信誉尽失。1964年,巴利·戈德华特担当共和党人旗手,那时共和党被大多数选票弄得一败涂地。但在1980年,他们击溃了民主党。到1992年,20世纪60年代的公众一致意见早已被粉碎了。

社会经济生活与政府常规之间的巨大裂缝加宽了。并没有随手可取的解决新问题的现成方案。1993年初,美国半个世纪之久的稳定政治观点已经终结,但又看不准随后会发生什么。民主党人还没有从分裂党的越战中回过神来,所以没有前后一致的外交政策,被广泛认为是绥靖主义者。工业化时代老式的大批量生产方式正在过时。民主党人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基于微型硅片(集成电路)和因特网之上的新经济——一场后工业化革命——正在形成。除了新任副总统小艾伯特·戈尔外,几乎没有哪个政客认真思考过这场革命。移民,尤其是从拉丁美洲和亚洲来的移民,正在形成人口众多的新少数族裔。加州很快将会没有一个占多数的种族群体。人们认为民主党人是个讲身份政治的离心党。共和党人指责他们对种族配额与犯罪手软,滥用福利制度。总而言之,选民们不相信民主党能代表美国。

总统职务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其领导地位与权力是关键性的。任何社会运动,无论多么广泛,多么正义,包括废奴运动和劳工权利运动,若没有总统权力相助,其目标都不能变成法律。一个总统如何领导全国,取决于他为什么在领导全国。事实上,不管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怎么想,进步的民主党总统相对来说是个例外。他们赢得权力的机会不很多。除了共和国早期的弗吉尼亚人外,克林顿之前只有三位民主党人被当选连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伍尔多·威尔逊和罗斯福(杰克逊实际上三次当选,但他在国会的对头们搞的臭名昭著的“腐败交易”偷走了他

第一次的胜利)。威尔逊是在西奥多·罗斯福分裂共和党、靠他的进步党党纲竞选时首次赢得总统职务的。

在进步的共和党人中,亚伯拉罕·林肯之所以赢得多数选票,是因为竞选阵营分裂,有两个民主党候选人和一个立宪联邦主义候选人。共和党党魁西奥多·罗斯福被马克·哈那叫做“疯子”,他登上总统宝座纯属偶然:保守的共和党人把他推上了副总统的位置,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位置是个上了锁的保险箱,结果无政府主义者的子弹杀掉了麦金利总统,让西奥多进了白宫。

就其能动的本质来说,进步党总统职务的传统不是静止的,属于这一传统的任何总统都必须变革总统职务。进步传统的总统之所以被选上,是因为他们代表着这个理念:老一套行不通了——也不应该行得通。他们以实用主义和原则的理由反对现状。他们挑战现存的政治与社会格局。他们希冀靠重新定义社会契约、改革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来扩大民主。他们不相信政府的职能就是只管业务。他们试图调和民主和新技术、权力与财产。进步党的总统认为自己是多数派的唯一合法代表——用杰克逊总统的话来说,就是“人民的直接代表”。他们在履行自己扩大人民机会与权利的使命中,随时修正自己与人民的关系。他们相信自己独一无二的责任与特权就是重新改造美国。在他们看来,若他们不加干预,美国就会衰落与分化。他们用总统的权威来推进美国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对他们来说,自由与联邦是“一体,不可分割”。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早在第70号《联邦党人文件》中就呼吁要有强力总统。在他敦促通过宪法的文章中,他驳斥了反联邦党人的论点,后者倡导加强各州权力和软弱的中央政府。汉密尔顿写道:“在一个好政府的定义中,总统的强能是个主要的特征。一个软弱的总统意味着政府执行不力。”汉密尔顿打算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不一定是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托马斯·杰弗逊于1800年靠反对汉密尔顿的政治目标当选,许诺要削减联邦政府的权力,却利用了总统权力来达到与他自己学说相反的目的。杰弗逊是个迂回行事、难以捉摸的政客,他背后操纵着国会,却又不暴露自己玩木偶戏的身份。他极大地扩张了总统权力,又不被人骂作新的恺撒。他大刀阔斧地行使总统权力,在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上获得辉煌成功,但当他欧洲进口货物实施禁运时却遭到惨败。在前一件事

上,美国的领土扩大了1/3;但在后一件事上,他试图靠理想主义的和平强制来办事,却使美国政府和工业破产了。无论情况如何,杰弗逊都没有说明他的行动与理论相悖。

安德鲁·杰克逊创造了我们所知的进步党总统职务的主干部件。在他与根深蒂固的特权(美国银行)和分裂联邦派(拒绝执行联邦政府命令的派别,他们是州政府权力的维护者)的势力作斗争中,他大胆地肯定了执法分支(总统),称其为人民意志和联邦统一最可靠的维护者。在他对退出联邦思潮的温床——南卡罗来纳州人民的声明中,杰克逊说道:“因此,我认为一个州所获取的废除一项美国法律的权力,与联邦的存在是不相称的,宪法的字句明确地反对这种做法,宪法的精神不批准这种做法,这样做与宪法原则不符,并会摧毁制定宪法的伟大目标。”

林肯在内战中起草他早期的发言稿时,手边常摆着一份杰克逊声明的副本。没有杰克逊就没有林肯。林肯的总统观是建立在杰克逊的总统观之上的,是建立在一个在关于蓄奴制的辩论中被民主党所驳斥的传统之上的。在林肯之后,在所谓的镀金时代,总统权力萎缩了,尽管中间有几次强硬的总统。在几十年中,国会主要致力于分配特殊利益的恩惠,与极为保守的最高法院和俯首帖耳的总统共同统治着美国。

只是在西奥多·罗斯福和进步时代出现后,总统权力才复活了。西奥多在他的《自传》中得意地说:“我确实极大地扩张了总统的权力。”他的“新国家主义”是从赫伯特·克罗里写的《美国生活的希望》一书中得到灵感的。克罗里是《新共和国》杂志的编辑,他提倡用汉密尔顿式的手段来达到杰弗逊提出的目的。但是西奥多·罗斯福那总统职务与国家结合的理想在20世纪20年代被抛弃了,而共和党人则回到他们19世纪末的保守主义去了,好像西奥多只是一阵短暂的发昏而已。赫伯特·克罗里写道,有些选民以为胡佛总统是某种进步派,是“伟大的工程师”,但在面对着大萧条时只会重弹自愿服务的老调。

新政就相当于国内的战备动员,那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兼用堂兄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施政之道。罗斯福曾在后者政府的海军中充任助理秘书。过了一代人以后,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直接发扬了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政策。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行使了总统职权,获得了自内战重建以来公民权最大的进步。

进步派总统总是在保守派总统后当选,但他们的当选并不是命中预定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为公为私的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标志着马克·M.施莱辛格所称之为“美国历史的轮回”。但这些轮回包含着悲剧与事故。林肯如果没有遇刺,政局又当如何?重建工作会更有效吗?麦金利总统若没被刺,又会怎样呢?会有一个进步派时期吗?若是肯尼迪还活着,在越战成为泥沼之前就设法终止美国的卷入,那么情况又会如何呢?尼克松或其他什么共和党人会上台吗?

外部危机往往颠覆表面平静的秩序。对林肯来说,他的当选加速了危机。大萧条造成了一个危机,让罗斯福执掌权力。若没有那么大规模的外部冲击,像肯尼迪和克林顿那样的进步派总统本来势力薄弱,将不得不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才能荣登总统宝座。然而,确实存在着轮回或周期。美国政府确实有周期性变更,会间歇性地更迭。不管总统们是怎样当选的,他们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时代是否会成为进步时期或成为停滞怠惰时期。

保守派总统靠惰性保住权力。惰性有强大的动力与利益。保守派总统的同盟是冷漠、消极与自满。怀旧是多种保守情调下潜藏的感情——这是种奇妙的信念,认为如果无所作为的话,那么就能恢复更简朴、更幸福的时代,能阻挡一个变革世界的来临。把先前进步的潮流挡回去的欲望,往往给一个保守总统的施政议程一点儿动力,本来他是一点儿动力都没有的。保守派总统通常依赖国会与司法,即政府的其他两个分支部门里的倒退分子,经常自甘充当他们的囚徒。

在20世纪,每位进步派总统都从前面进步时期继承了未竟的事业和失望。进步时期本身就灰飞烟灭,泰迪·罗斯福死了,威尔逊总统中风了,这两位总统的状况都象征着他们政治观的命运。西奥多·罗斯福死后留下未曾实现的为工人付酬的政纲、工人工作时间和工资的法律、遗产税和更多的东西。身体垮了的威尔逊看到自己要美国加入国联的希望被击败了,美国承诺加入世界集体安全的也未兑现。富兰克林·罗斯福死时,新政被战争腰斩了,保守的共和党人与南方民主党人的联盟把持了国会。哈利·杜鲁门在胜负未分的朝鲜战争中声望极低,也顾不上国民健康保险和公民权议程了。约翰逊自己的越战政策把他的伟大社会理想毁灭了。就是因为这些惨败,保守派总统才能许诺,正如哈丁总统令人难忘

地说过那样，“回归正常”。

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没法重造进步时代、肯尼迪没法变出另一个新政时期来一样，克林顿也没能召唤出伟大的社会。要有所作为的话，他必须与前一代的政治形成对照。他必须克服选民对他自己党的失望和另一个党的失败这种政治遗产。而民主党传统的中断，在克林顿与肯尼迪和约翰逊年代之间的间隔要比后者与罗斯福—杜鲁门之间的间隔长。威尔逊与罗斯福两届政府之间相隔只有12年，杜鲁门与肯尼迪相隔只有8年，但是克林顿和可供利用的民主党过去之间相隔却有30年。一位民主党总统领导着一个积极的政府和一个有效的政党，这个概念已经没有可信度了。20世纪里进步传统中的中断间隔十分长。肯尼迪—约翰逊时期标志性的立法——确立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医疗补助和公民权的法律——都是酝酿多年后才通过的。即使是像健康保险这样早已建立的政策，克林顿都要从零开始重新修订立法计划。虽然他少年时与肯尼迪握过手，但这个火炬可不是那么容易传递下来。

克林顿无法从刚过去的时代寻求帮助，因为上一任民主党总统和上一任共和党总统不仅留下了对照，而且留下了负担。民主党在前六次的总统竞选中失败了五次。吉米·卡特是打破从尼克松到布什的共和党连续执政时期纪录的唯一民主党总统，他在企图克服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错误时，好像是在总结他们的错误，并且又犯了些新的致命错误，并为今后民主党总统继承人增添了一些教训。

III

吉米·卡特于1976年作为反尼克松候选人被选为总统。他是个浸礼会主日学校老师，发过誓决不撒谎，并发起过反对华盛顿邪恶行径的运动。他理解美国人的基本操守，明白他们渴望一个尊重他们的领导人，这使得他与尼克松不同。他是个来自南方的年轻州长，很受黑人的喜欢，因为他的公民权纪录不错，因为他对黑人的同情超越了政治，这在他那一代的南方白人中是凤毛麟角。他行事温和，不仅只想空喊过去自由主义的口号，这些使得他在竞争民主党候选人提名中有别于他的对手。他把当局外人作为一项原则强调，并把道德声言与谴责政治联系起来。他一搬进白宫就卖掉罗斯福的“红杉号”游艇，打算与尼克松的浮华做派划清界